

黄亚南 著

谁能拯救日本

个体社会的启示

上海辞书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读懂日本	1
导 论 从群体社会到个体社会	1
第一部 欢宴的余韵(1991—1994)	
90年代初,辉煌一时的日本泡沫经济无情地崩溃了,日本从“最完善的”工业社会跌入“失去的十年”。但是,亲历其间的很多日本人没有认识到经济危机的深刻性,无法马上改变他们的思维,从而也无法马上找到摆脱危机的措施。他们更多地还在回味泡沫经济带来的空前繁荣的生活。	
序 章 Santa Fe 1991—1994	27

第二部 神话的破灭(1995—1997)

1995年后安全神话等日本人引以为豪的各种社会神话相继破灭,惊醒了沉溺其中的日本人,他们不仅发现按照以往的经验默默忍受已经不能克服空前的危机,还发现经济的长期低迷已经使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变,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群体社会开始瓦解。

面对这样的历史巨变,日本人几乎没有做好任何心理准备,愤懑和失落的心情从当年的几种畅销书中都能够读出来。这些都表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非常急于寻找心理的安慰和精神的寄托。

第一章 遗书 1995年.....	41
第二章 脑内革命 1996年	64
第三章 失乐园 1997年	85

第三部 认识的过渡(1998—2001)

1998年日本金融大爆炸实际上已经宣告了日本群体社会的瓦解。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深入,日本社会的各项制度也逐步向个体社会过渡,这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社会更替,迫使日本社会进入痛苦的价值观改造时期。

改造是痛苦的。有人选择逃避、有人选择申述,谁都想尽快找到解决方案,但这又偏偏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变化才是不变的真理。

第四章 人间的幸福 1998年	109
第五章 五体不满足 1999年	124
第六章 所以,你也能活下去 2000年	146
第七章 谁动了我的奶酪 2001年	167

第四部 个性的创造(2002—2007)

2002年日本国民个人身份号码的编成象征了个体社会的开始。以后数年,随着舆论敲响国家破产的警钟以及日本社会发生信任危机,从群体社会走向个体社会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经过对旧时代结束的愤懑和对变化的彷徨之后,日本人开始寻找适应这一历史巨变的继续生存能力。自己责任成为新的处世原则后,日本呈现出通过不断学习,打造自己个性的热潮,这种热潮为如何应对空前危机提供了一种启迪。

第八章 大肥猫的世界最简单英语书 2002年	187
第九章 傻瓜的围墙 2003年	206
第十章 十三岁的工作指引 2004年	225
第十一章 智者和愚者的说话方式 2005年	247
第十二章 国家的品格 2006年	267
第十三章 女性的品格 2007年	289
附录 流行语、流行商品和流行点评	311
后记	320

前言 | 读懂日本

当代日本人思想行为的借鉴作用

在世纪之交的转换期,日本社会经历了“最完善的”工业社会之后,陷入了“失去的十年”的痛苦岁月,以至于2002年开始的二战后最长的景气也没有使日本人感到元气得以恢复。对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日本人经历了从叹息、满腹牢骚,到迷茫、寻求宗教思想的庇护,再到加强学习、提高修养的应对变化的过程。

日本的股价在1990年的9个月之中狂跌近半,紧接着1991年土地价格攀升到高点后开始下跌,日本陷入了持续十多年的经济低迷局面。据日本内阁府的统计,从1991年到2007年日本的平均GDP增长只有1.3%。

经济的低迷带来了社会的变化。日本政府由于财政恶化陷于破产的境地,自然无暇全面保护国民。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旗号下,日本政府放弃了对企业的保护政策,要求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的能力,谋求继续生存的道路。与此同时,企业放弃了对员工的雇用保证的承诺,对员工不再是先培养后利用,而是直接的采取实战主义的雇用方针。而日本人的平均收入在这10多年中减少了近十分之一。经济收入的减少和工作的不稳定迫使日本社会走进以自己责任为标志的个体社会。社会风险不再由企业、家庭等群体承担,而是直接分配在个人身上,日本国民都直接面对着个体化社会带来的巨大风险。

日本人本来并不善于风险管理,其主流思想是百分之百的安全主义。所以,当社会风险越来越直接面对个人时,日本人出现了紧张、烦躁和迷茫,也有很多人不愿相信社会的现实,所以有很多人选择逃避。但是,随着个体社会的深入发展,日本人很快发现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认识到变化才是唯一不变的真理。为了适应变化,能够在个体社会中继续生存下去,日本人开始寻找适应这一历史巨变的继续生存能力,因而贪婪学习、努力提高自我修养。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面对经济长期的低迷状况,面对历史性的巨变,日本人的反应和对策、成功和失败都是可以拿来借鉴的。但是,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却远远不够。

最近日本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作“中国交叉”。这是《日本经济新闻》论说委员后藤康浩新造的名词,本意是指中国某个行业的产值或者某个产品的产量超过日本同类行业或者同类产品的现象。该名词看似简单,实际却孕育了非常丰富的内涵。现在中国很少有人用日本的数据来对照中国某行业的增长情况的,所以就算超过了日本,往往很多业内人士也未必意识到这点。但是日本却抓住这个现象,并对“中国交叉”在各个领域中的种种表现,展开多种战略分析。其实这样的分析在日本可谓比比皆是。在日本,专业的中国信息提供商数量之多,让人匪夷所思。日本企业为了争取竞争的主动,不遗余力地收集中国行业和各种企业的各种信息。而中国大多数企业对日本企业的了解还处在一种朦胧之中,恐怕连自己的竞争对手在哪里都不是很清楚,更不用说如何利用信息来做好战略准备了。

20世纪70年代开始形成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早已指出,现代社会中只有及时掌握比较充分的信息,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把握方向,获得发展。在日本人深入研究中国的时候,中国对日本的信息收集、整理却显得非常薄弱,好像处在一种不设防的状态中。所以,收集和传播日本更多的信息,是迫在眉睫的事。

如何做到客观、全面地提供日本方面的信息

本书希望尽量不持偏见地、比较全面地提供当代日本社会的信息。

不可否认,中国确实研究并出版了许多关于日本方面的书籍,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些书籍大多都以反映二战前日本的历史文化为主。1946年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撰写的《菊花与刀》30年前首次在中国翻译出版,其后有12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此书,被一致公认为了解日本和日本人的最佳读本。这也导致中国现代很多的研究著作始终摆脱不了这本书的影响,可是那毕竟是60年前美国人看日本的视角。当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不乏中国学者关于日本研究的佳作,然而全面和综合性地反映当代日本全貌的著作却不是很多,能够反映当代日本人真实想法的著作更是凤毛麟角。

和其他国家一样,当代日本人的思想行为也是多样化的: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到高尚的国际志愿者,从传统的保守思想到极端的自由主义,各种思潮可谓五彩缤纷,每一部分介绍起来都能形成洋洋大观的文章。对于长期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来说,可以清楚地了解日本人的真实想法。但即便如此,如果用文字来介绍和概括的话,不可避免会带有作者一些偏见。要提供比较全面的当代日本人价值观方面的信息,就必须从当代日本人所有的思想行为中抽取最大的公约数。而这个公约数必须是一个客观的指标,不是人为制造的。如何找到这样一种客观的指标,是全面、真实地提供当代日本人思想行为信息的关键。

日本人常说,畅销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什么样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书。2006年《国家的品格》的发行量超过200万册,有关道德品格的书成为一种热潮。2006年NTT雷索南特公司的调查显示,有8%的人已经或者正在阅读此类书,43%的人准备阅读此类书。这说明畅销书的影响力巨大。据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统计,日本每年出版的新书在9万种以上,每年流通的书在80万种以上。事实上,并不是每本书都能留下巨大影响的。除了一部分畅销书之外,很多书的处境并不令人满意。反过来,某本书一旦成为畅销书后,就会出现马太效应,其影响力也就越来越大而变得不可忽视。

虽然畅销书的产生有很多商业操作的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实社会中的需求才是畅销书产生的根本原因。现实社会的种种变化,往往让人们很难一下子适应,而此时人们通常会去寻找心理的安慰和精神的寄托,这样畅销书也就自然形成了。所以,畅销书既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产物,同时又会对社会变化产生重大的影响。本书尝试通过对每年畅销书榜上名列前茅的书籍的介绍,来叙述当代日本人最真实的思想行为。

本书采用的畅销书排行榜是由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公布的。日本畅销书排行榜主要有6种,分别由出版科学研究所、出版新闻社、全国大学生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东京出版贩卖、日本出版贩卖、纪伊国屋书店这6家机构统计公布。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是日本唯一一家以出版物动态的调研、出版信息统计为主的调研机关。该研究所的前身是日本全国出版协会,成立于1949年,当时的会员企业有日本代表性的61家出

版社。1957年后以全国出版协会为母胎的日本书籍出版协会和日本杂志协会分别成立后,作为本行业的顾问机构——全国出版协会以调研机关的形式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该研究所积累了从1946年以来日本历年畅销书的销售数据,其发表的畅销书排行榜更具有全面性、一贯性和统一性,是日本最具权威的排行榜。

畅销书能否反映当代日本人真实的思想行为

畅销书排行榜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指标,畅销书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当代日本人的思想行为。

在日本,能够荣登畅销书排行榜的图书,通常销售量可达到100万册以上。除了新书的销售之外,还有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借阅,旧书店的再次销售以及家庭、朋友之间的传阅,1册图书往往可以影响到几个人。假定1册书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10个人,那么销售超过100万册的书就能够影响到1,000万人,约占日本1.2亿人口的8%。如果销售超过200万册,那就能影响到2,000万人,占日本人口的16%左右,即大约每7个日本人中就会有1人阅读过这本书。所以畅销书籍的影响面非常广泛。

经济学家泰勒·考恩在《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中指出,能成为畅销书必然遵循两项基本原则:其中一条就是普世主义,即畅销书主题必然有着那些人类文化的共性,才能最大程度地吸引读者。美国一家出版公司总编辑的话更为直白,他说每个时代的畅销书榜都是当时美国社会整体的潮流趋势、期盼、恐惧的缩影。今天当然也是如此。

是的,畅销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在美国如此,在日本也不例外。畅销书不仅是社会的缩影,也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据2005年NTT雷索南特公司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约有65%的人表明他们的行动会受到阅读的影响。西方有句谚语:“你是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阅读了什么。”说明了一个人的价值观往往与其所受教养有关,特别是和他的阅读内容密切相关。美国学者詹姆斯·伯恩斯在其代表作《领袖论》中,分析了阅读与政要之间的关系,指出阅读对这些政要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爱读

书的政治家总是能表现出不一般的气质。阅读带给政要的影响如此巨大,对于普通人的影响也不会很差。

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就会有怎样的阅读取向。而阅读取向也是社会价值取向的一个风向标。要了解日本人的思想行为,可以来看一看他们在读什么书。当代金融家、哲学家乔治·索罗斯认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必然会影响到现实事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的这种互动的世界观使我们更有理由确信,要了解当代日本人的思想行为,最好还是去看一下他们正在读的书,通过他们正在读的书籍来看一看他们的价值观。

除了畅销书排行榜,还有流行语、流行商品和流行思潮,都从不同层面反映了日本人的思想行为。当然这里还有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我们必须把所有以上信息,放在日本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大背景中,才能更清楚地理解日本和日本人。

当前,日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巨变时期。本书只能算作一种尝试,但这种尝试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人去弥补中日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缺陷,不想方设法地介绍当代日本人的真正想法,那么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导论 | 从群体社会到个体社会

一、日本的群体社会

对现代日本影响最大的事莫过于 20 世纪 90 年代泡沫经济的崩溃,这是《日本经济新闻》在 2005 年 7 月 18 日公布的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泡沫经济崩溃对日本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结束日本战争状况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对日本的影响。在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之后,日本迅速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奠定了其今日在全球经济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基础。泡沫经济时代把日本送进了“最完善的”工业社会^①,日本因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光。然而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一下子跌进了“失去的十年”的深渊,日本社会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这个变化,经济方面用“新自由主义”一词,而社会学方面则用“个人化”一词来捕捉时代变迁的脉搏^②。

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专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以来,把日本人看作是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一个群体成了一种固定思维。东京大学的心理学专家高野阳太郎教授彻底批判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所谓日本人属于集体主义范畴的观点是一种错觉。根据高野的案例分析,在全部 19 个案例中,有 13 个案例没有显示出日本人和美国人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方面有太大的差别,有 5 个案例还显示了美国人比日本人更加具有集体主义的特性。他认为简单地把日本人归属于集体主义,欧美人归属于个人主义的这种固定思维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集体主义一般被理解为要求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主义则主张国家等群体对个人人格的独自性和自律性应予以充分的尊重。但是在日本的人际关系中却呈现非利益关系、受缘分限定、相互依存性等特征,这些显然都不是集体主义的特征,当然这些特征也不属于个人主义范畴。日本人具有抑制自我主张而首先考虑调和

① 见堺屋太一 2002 年『日本の盛衰—近代百年から知価社会を展望する』PHP 新書 PHP 研究所

② Lash, Scott 2001, Foreword: Individualization in a Non-linear Mode. In U. Beck and E. Beck-Gernsheim *Individualization*, Stage. 参见小田亮 2007 年『現代社会の「個人化」と親密性の変容』『日本常民文化紀要』Vol. 26

自己所属的集团内部意见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日本社会中是如此的普遍,以致日本人自己对这种倾向的存在如同对空气的存在一样毫无意识,只是在和外国人交流时才突然意识到日本人和欧美人的不同。

按照西方的概念,不属于个人主义范畴,那么就应该属于集体主义范畴。但是,这种概念恰恰不能适用于日本人。对此日本学者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日本著名的哲学先驱和辻哲郎曾经根据日本人的这些特征而新创了一个概念——人间,按照精神医学专家木村敏的解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自我。大阪大学教授浜口惠俊则把这个词的顺序颠倒过来,用“间人”的概念来分析日本人的特征。浜口指出:日本人不具有欧美的个人世界观,也没有建立个人之间的“取”和“予”的契约关系。日本人是在与其他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定自己的存在的。比如日本人所说的“我”并不是以自我为基准的“我”,而是在“你”眼中的“你”。所以说日本人的自我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自我,而是人与人关系中的自我。浜口提倡“间人主义的日本人”的学说,解决了日本人既不属于个人主义的范畴也不属于集体主义的范畴的问题。

浜口的观点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美国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的缘约原理,另一个是来源于日本精神分析专家土居健郎的娇宠理论。缘约原理是指一群人为了某一共同的目标,在共同的意识形态下采取共同的行动、遵守共同的规定并自发地结合在一起。娇宠理论则说明了日本人具有依赖周围人的娇宠的感情特征。这种依赖也是相互依存的,即要求得到被人宠爱的同时也需要宠爱别人。在这样的感情氛围下,日本人认为最大的罪恶是出卖自己所属群体的成员。这两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日本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存在。浜口的观点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更加明确化。

日本社会人际关系中相互依存的另一个表象是“场”。这是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教授在更早的时候提出来的概念。中根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个人都是以“资格”和“场”归属于某个社会集团或者社会阶层。在日本,“场”尤为重要。“场”是日本人显示自己存在的场所,是一种群体。这种群体由传统的道德所支撑,其规模大小视社会认知度而定,不存在明确的分界线,但是内外意识非常明确。一旦成

为群体的成员,就必须公私方面都要属于这个群体,并且还必须忠于这个群体。“场”显示的是一种单一社会的形态。而整个日本社会是由无数的“场”这种群体组成的。

不过,“场”、“间人”虽然都是汉字的字和词,但是其含义却与汉语似是而非,直接拿来使用非常勉强,本书把具有“间人”特征的“场”这一概念用群体概念来表达。群体是指复数的人以一定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进行活动的人群组织。虽然成员对群体有认同感和归属感,有明确的内外之分,但是加入群体通常并不是以契约为标志。群体成员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但却不是用正式的文本来规范。群体是一种非正式但是明确存在的社会形式,维持这种群体持续存在的是成员对群体的忠诚和志愿,而群体必须对成员起到保护和照顾的作用。无数的群体组成了群体社会。所以用群体社会的概念是可以说明日本社会的特征的。

泡沫经济的崩溃之所以成为对现代日本产生影响最大的事件,正是因为泡沫经济的崩溃引起了日本这个具有数百年传统的群体社会的崩溃。这一社会巨变使群体社会中的各种特征逐步消亡,群体社会的环境遭到破坏。伴随着巨大的痛苦,日本人开始努力去适应以自己责任为标志的个体社会环境^①。

二、群体社会的崩溃

日本传统群体社会的崩溃有三大原因:第一是经济环境的变化;第二是内部关系的变化;第三是行为方式的变化。

1. 经济环境变化的因素

从经济方面的原因来看,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政府财政状况日益恶化,以致达到破产的境地,日本政府在经济上已经无力对国民继续承担保护和照顾的责任。这样,群体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出现危机,群体所需的各项活动得

^① 山岸俊男 2002年『心でっかちな日本人—集団主義文化という幻想』日本経済新聞社

不到应有的经济支持从而导致群体无法维持。地处日本西部山区的小坂部落事例能够非常清楚的说明这个问题。一个名叫见浦哲弥的部落退休领袖在自己的主页^①上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2006年春,小坂部落总会通过了一个废除“同行”的决议。这个决议敲响了数百年来村社会(群体社会)的丧钟。但那时候,投赞成票的人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决议将给他们带来怎样可怕的结果。他们只知道这是历史的潮流,除了接受、适应之外毫无办法。

“同行”就是当知道邻居死了亲人时,部落中所有人马上主动集合起来,帮助这家人组织葬礼的习俗。从联系寺庙和尚到屋前屋后的打扫,不用人吩咐,部落的人都会全部按部就班地做好。因为地理位置偏僻,生活条件很差,没有大家的帮助,可能连葬礼也无法举办。“同行”的出现虽然是生活的逼迫,但其性质是在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毫无吝惜地出钱出力给予帮助。这是非常明显的群体社会的特征。

见浦父亲的故事能很清楚地说明“同行”的互相帮助的本质。1942年冬,见浦的父亲进山烧炭,为了准备一些工具去找铁匠,到了铁匠铺,铁匠的老婆出来说铁匠已经死了两天。妇道人家没有主意,也没有个可以商量的地方,正愁着不知如何是好。见浦的父亲二话没说返回部落,集合“同行”准备给铁匠办丧事。部落里有人反对,说这不是部落中的事,不应该管这样的闲事。见浦的父亲怒火中烧,说不需要没有怜悯心的人帮忙,就算只有他一个人也要帮铁匠办丧事。结果,“同行”全部出动,成功地办完了这个丧事。

400年前形成的小坂部落之所以到现在还存在“同行”的习俗,是因为小坂部落地处深山老林之中,生活非常艰苦,不靠互相帮助难以继续为生。部落里的居民以“户”为单位出钱出力,形成了互助性质的“同行”,运作部落中红白喜事等各种需要相互帮助之事,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代。为了顺应社会制度的变革,小坂部落成立了由每户平摊出资的管财组织财团法人小坂振兴会,具体地运作“同行”事宜。

① www5d.biglobe.ne.jp/~kp-room/koita/report/070113dougyou.htm

但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小坂部落的年轻人大量外流,出生率下降,部落成员年龄结构日益老年化,以致部落成员不能维持一定水平的生活。小坂振兴会支撑到新世纪之后最终出现了财政不足的问题,同时部落成员的老龄化使每户出劳力也成了问题。在既无资金也无劳力的情况下,“同行”变得形同虚设。2006年小坂部落不得不决议放弃“同行”的习俗。放弃“同行”之后,部落中葬礼将由自治会长直接联系葬礼公司,但部落将不再承担任何费用,也不用出劳力,各家的事由各家自己进行处理。

这样,小坂部落的村社会崩溃了,部落退休领袖见浦哲弥对此倍感痛心。

这件事发生在2006年的日本,读者可能不太相信日本还有这样贫穷的地方。日本把这些地区定义为过疏地区,是指人口急剧下降,地域社会的机能低下,居民在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方面发生困难。过疏化主要是由于年轻人流向城市,出生率下降造成人口下降所引起的。随着过疏化的发展,这些地区原有的生活道路、农业用水等地域资本管理、农忙时的插秧割稻以及农闲时的修葺屋顶等互相帮助的机能开始丧失,红白喜事、消防卫生等地域社会性机能也难以维持。由于使用人口减少,导致公共交通网开始崩溃,商业和医疗机关也开始衰退和缩小,社会基建方面也同时开始衰退,生活在这种地域的居民不得不依靠各自的能力维持生活。这种社会机能的衰退被称为村落社会即群体社会的崩溃。按照日本对这些地区的定义,包括东京都在内,几乎日本所有的县级行政区域内都有这样的过疏地区存在。

所以小坂部落的故事是日本群体社会崩溃的一个缩影。世纪之交的日本同样也因为国家财政面临破产的境地而无法继续对企业 and 国民一如既往地予以保护和照顾。

2000年9月,日本厚生省发布消息指出:政府掌管的健康保险机构的财政极度恶化,出现了3,200亿日元的赤字,这已经是连续7年的赤字。因为被保险者的收入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所以1999年度政府掌握的健康保险收入也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02年这些健康保险将不能维持。健康保险机构产生赤字的原因主要是被保险者年龄结构老化,收入出现负增长。这与小坂部落的状况极为相似。随着日本社会老龄化的加快,老年人医疗费用支出的增速也在加快。1999年,日